

# 侗族始祖神“萨岁”的多重神格

蒋元元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侗族始祖神“萨岁”(sax sis)在侗族具有最高地位,被侗族敬仰的一位女性神,她长期影响着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以“萨”(sax)和“得”(deel)的称谓解开侗族“萨岁”的身份变化,探究她特有的身份内涵。侗族人民根据历史实践以及民族积累的思维意识肯定“萨岁”神格的多样性,神职的功能与作用。

**关键词:**侗族;萨岁;神格

侗族的“萨”神文化十分牢固,其中“萨”神涉及的学科也十分广泛,有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美学。侗族群体是由大款小款聚集与民间生活的互相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萨”神文化圈,以至于在侗族的每个寨、村、家、水井、山林、桥等都是赋有宗教神职地位。萨神多样有天上萨神,地上自然物萨神、家中萨神、生活萨神、祖先萨神,总之各司其职,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神职关系。邓敏文认为“萨岁”1(sax sis)是已经死去的祖母,据史料在一场斗争中,她保卫侗乡村寨与敌人斗争,英勇献身的行为。她战胜敌人的功绩和英勇的性格成为侗族崇拜的重要原因,在节日、家中、各种活动仪式都会对“萨”(sax)或者“萨岁”(sax sis)进行祭祀祈祷。祭祀祈祷在民众的生活中十分灵验,由此“萨”(sax)与“萨岁”(sax sis)的祭祀仪式从来没有缺少,反而成为侗族古时不能失去的仪式符号。

## 一、“萨”(sax)与“得”(deel)的称谓解码

根据侗族婚姻制度,“萨”(sax)是夫妻中丈夫的母亲,“得”(deel)是妻子的母亲,两者是婚姻关系中两位晚辈不同的女性称谓长辈。“萨”(sax)是丈夫母亲的称谓,在丈夫家中享有较高的女性荣誉,“得”(deel)是妻子的母亲的称谓,在妻子家中享有同样的尊荣。在侗族社会制度中没有等级制度的束缚与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布朗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相似。在侗族的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下,“萨”(sax)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尊称表现,同样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一个过渡阶段。“萨”与“得”(deel),是两者婚姻制度下子孙们对长辈的尊称,其年龄上都是中老年妇人。在侗族传统的对偶婚姻制度下的一种遗留符号,也是侗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在当今的侗族社会中一直适用。

“萨”(sax)在侗族的历史长河中产生质的变化。时间悠久与生活环境稳固侗族对祖先崇拜的心理,强化族人的宗教意识,“萨”逐渐在民间生活中脱离,上升到一种超脱民间生活的一种神格地位。“得”(deel)是婚姻制度下妻子的母亲,在另一方家族婚姻长辈的称谓,与“萨”(sax)的身份转换和晚辈之间的身份变化有关系,在同等角度下享有同样的尊敬与爱戴。显然“得”(deel)是母系称谓下的氏族关系。

称谓视角分析,侗族的“萨”(sax)与“得”(deel)是女性长辈,“萨”(sax)文化讲述的都是男系氏族角度下母亲称谓。在侗族的历史演变下逐渐抬升“萨”的身份地位,晋升到神职位置,成为侗族百姓日常生活祭祀的对象。“萨岁”(sax sis)在侗族传统社会中享有荣尊地位的女神,被认为是侗族的女性英雄、村寨的保护神、祭祀活动的娱乐神。

## 二、始祖神“萨岁”的多重功能

“萨岁”(sax sis)在侗族地区流传深远,一直寄于民族的生活环境中。邓敏文认为“萨”(sax)指的就是“萨岁”(sax sis),同时“萨”(sax)又是对“萨岁”(sax sis)的一个特称<sup>2</sup>,“萨岁”(sax sis)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因方言不同产生的多种名称“萨麻”(sax mags)、“萨巴天岁”(sax bas tiinp sis)、“萨麻庆岁”(sax mags tiinp sis)等<sup>3</sup>。据这一观点分析,“萨岁”(sax sis)的神格是多变,但是依然保存着“萨”的神职,侗族人民对“萨岁”(sax sis)神的精神寄托,才会产生的侗族“萨”(sax)神的多重类型、多样职能的表现。史

料可知“萨岁”(sax sis)是一位女性英雄,在后期转变为侗族村寨的守护神,祭祀仪式中的娱乐神。

## (二)保护族人的女英雄

材料《萨岁(sax sis)的传说》所知,“萨岁”(sax sis)是抗击财主和军官,丢失性命的一位女性勇者。传说收入在吴浩《中国侗族村寨文化》这本书中,有10页,5000字,2004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传说杏妮的父母原是梧州的人,父亲是鲤鱼的转生,被吴氏夫妇收养,取名为吴都囊,他长大后与仰香结婚生下杏妮,杏妮是仙女投胎。在此阶段,全家人已经从梧州搬迁到大团寨也就是现在贵州的从江。落地不久被当地的财主威胁恐吓,导致杏妮的父亲死亡。杏妮一人逃到六甲寨就是黎平的水口与石道相识两人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在挖塘时杏妮与丈夫挖到九龙宝刀,在贯公的协助下并组织队伍与李财主和官队进行长达九年九月的战争。最后杏妮带着女儿一起在弄塘街4跳崖身亡。最后她的灵魂转化为神仙。从材料中杏妮受到封建财主的迫害以及军官的威逼下英勇跳崖,死于这场斗争中,灵魂最终幻化为神。由此该材料受到汉族的政治文化影响,导致“萨岁”(sax sis)的英雄事迹与汉族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联,显而易见“萨岁”(sax sis)的英雄形象是在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下形成。

## (二)村寨的守护神

侗寨的守护神,保卫侗寨平安稳定。“萨岁”(sax sis)的英雄神职在侗族人民与研究者中是普遍认可,材料表现“萨岁”(sax sis)是村寨守护神的神职。关于“萨岁”(sax sis)是村寨守护神主要体现在祭祀仪式上,侗族村寨发生灾难、建立新的鼓楼与其他建筑物时必须提前准备祭祀仪式,让“萨岁”(sax sis)感应到族人在向她许愿祈祷。

### 材料一:

《当初“萨老”(sax sis)住在螺螄寨》耶歌中叙述“萨”(sax)神的来源。当初“萨”(sax)住在螺螄寨,是北斗星把她带到侗寨。她到侗寨后,管侗寨,保佑侗寨,驱赶侗寨的磨难,使侗寨永远平安无灾<sup>5</sup>。(贵州欧俊姣)

从材料来分析,以保护村寨为理由向“萨”(sax)进行歌唱祭祀,祈求“萨岁”(sax sis)保护村寨,减少村寨的灾难获得福报。显而易见“萨岁”(sax sis)是侗族村寨的保护神,是侗族人民的吉利神。两首仪式歌是侗族新建鼓楼需要请示“萨岁”(sax sis),并在“萨岁”(sax sis)的保护下完成鼓楼的建设。

## (三)祭祀活动的娱乐神

侗族村寨遇灾难受灾时,侗族人民向“萨岁”(sax sis)祈祷祈福、保佑侗寨,形成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其中“萨岁”祭祀活动中突显娱乐性。日益富有的侗族百姓在生活节日里,“萨岁”(sax sis)为关键的歌舞特色给侗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娱乐,由此“萨岁”(sax sis)具有娱乐性的功能,又被称为“娱乐神”。

### 材料一:

《进堂耶》侗语南部方言踩堂歌。流传于湖南、贵州、广西毗邻的侗族村寨。叙述在“萨”(sax)神庇护下,侗族人民生活在有水有树林、鸟语花香并且庄稼一年四季丰收、男女老少乐融融的环境中。杨进浓演明、吴家菜吴万源搜集、翻译、整理。332开纸3见侗汉对译32行。收入《侗歌三百首》,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贵州 欧俊姣)<sup>6</sup>

材料是侗族的民歌属于仪式歌类型,称踩堂歌。踩堂歌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地区,一般是用于当地新建鼓楼,庆贺进新楼。歌唱的内容是纪念“萨岁”(sax sis)的功劳,歌颂“萨岁”(sax sis)给侗族人带来的美好安定生活。以歌的方式将“萨岁”(sax sis)神萦绕在侗族人的身边,给侗族人褪去身心的疲劳,带来生活上的幸福感,表现侗族人对“萨岁”(sax sis)神的敬仰之情。

### 三、“萨岁”(sax sis)女神的民族内涵

“萨岁”(sax sis)女神是侗族地区的专属神,主要彰显侗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侗族的宗教信仰在侗族人劳动生活中经验所得,在后期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形成侗族独特的文化内涵。

举行“萨岁”(sax sis)神的祭祀活动主要表现在村寨受到灾难的袭击、家中人员遇到疾病、逢年过节等事项。供奉“萨岁”(sax sis)是侗族人形成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坚信“萨岁”(sax sis)能解决困境。

侗族百姓面临特殊困难或者要新建村寨必须要设有“萨坛”,其中接“萨”(sax)安坛是一项重要的过程<sup>7</sup>。侗寨将“萨岁”(sax sis)请回寨中,通过祭祀仪式将“萨岁”(sax sis)稳定的留在寨里,保佑侗寨人安居乐业、富裕健康、兴旺发达。请“萨岁”(sax sis)仪式环境要庄严,禁嬉笑吵闹的声音。在侗族传统社会,村寨人都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参与其中,展现侗族人民的团结精神,时间长河积累的团结奋进的凝聚力。

侗族是有语言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导致“萨岁”(sax sis)神的传承产生多样性的文类,有口传形式,有神话、传说、故事文类。

“萨岁”(sax sis)在文类的流传中,时间和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变化。文本下的“萨岁”(sax sis)虽然是固态化,文字表露“萨岁”(sax sis)文化信奉程度的变化,信奉身份的转变。在神话文本中“萨岁”(sax sis)是一位神,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传说文本中她是侗族历史所存,是民众思想意识的结合体;在故事里她成为民众口中所谈,具有趣味娱乐性的女性形象。“萨岁”(sax sis)在文本中被记载与继承,在侗族生活中根深蒂固。

### 四、结语

“萨岁”(sax sis)的神格随着时间的演变,神格在不断的被扩充,在侗族的生活中以多重的神格身份保护侗族人民。“萨岁”(sax sis)的多重神格稳固在侗族人民心中的最高位,形成侗族宗教文化

的兴盛时期,造就侗族人民和谐自然美的整生环境。现代化的发展,“萨岁”(sax sis)的神格护寨、降福、娱乐功能出现弱化。祭祀活动成为政治管控的娱乐活动,逐渐丧失原始宗教信仰文化,民族文化现象遗失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侗族文化大观[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6.

[2]贵州省贵州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侗族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12.

[3]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

[4]邓敏文.“萨”神试析[J].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0.4(2).

[5]曹端波.侗族“萨岁”崇拜浅析[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0(206).

[6]席克定.侗族“萨岁”试论[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3.7(3).

[7]吴文志.萨岁:侗族的守护神[J].民族论坛,2010(8).

[8]共苗.侗族“萨岁”神坛[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1991(2).

[9]张民.试探“萨岁”神坛源流[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1991(4).

### 注:

1 邓敏文,“萨”神试析[J].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0.4(2).

2 邓敏文,“萨”神试析[J].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0.4(2).

3 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第60页。

4 黎平肇兴侗寨,是当下的旅游县城,侗族人口集聚的城市。

5 贵州省贵州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侗族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12.

6 贵州省贵州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侗族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12.第133页。

7 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第61-65页